

四大名妓之

董小宛

利宝◎编著

全传

清灵秀气

知书达礼

重情有义

荡气回肠

她美冶动人，娇柔百媚，打动青楼里外多少过客心。醉语缠绵，风情种种，惊鸿一瞥，留下终身记忆。她心底善良，厌恶权势，看够多少假情真戏，是一个重情有义的哀怨女。最后为何人各一方，凄苦余生……



董小宛全传

利 宝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大名妓/利宝、朱翔等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45-513-4

- I. 中... II. ①利... ②朱...
III. ①赛金花-传记②董小宛-传记
③陈圆圆-传记④李师师-传记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6976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52 字数 140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145-513-4/K·24

定价: 100.00 元 (全四册)

前 言

自古江南多才俊，秀水青山养红颜。江南以它清秀的灵气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养育了无数的才子佳人，他们走在漫长的历史长廊中，影响着人们的记忆。这其中，人们无法抹去的，该有董小宛的些许记忆吧！那段凄婉绝伦、荡气回肠的回忆是那樣的刻骨铭心、深切肺腑。

我们没有理由忘记董小宛，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忘记江南绿山秀水般清灵，没有理由抹去才子佳人的笑颜，没有理由忽略那段抗清复明的厚重历史，就如同我们无法抹去的，对才女董小宛的深深的回忆。

董小宛，这位名扬江南、技压群芳的才女，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思索。她出身烟尘，看尽人世间的悲欢冷暖，但却有着超然脱俗的清秀与灵气；她知书达礼，聪明绝伦，引得无数才子佳人侧目；她重情有义，苦苦相候，终得与如意郎君长相厮守；她心灵高洁，拳拳赤子儿女爱国心，助夫婿奔走民族大业。她是普通的，是人间的粒凡尘，她又是伟大的，闪亮着一颗高洁的心灵。今天，我们去追忆她，该留下的，应该是串串心酸与怀念的泪水呢，还是种种思思，对那段厚重历史的深深思索呢？

本书就是重在揭开董小宛的个人遭遇之谜，描写董小宛与名士冒辟疆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当我们徜徉在回忆，为才子佳人而心酸的泪水中时，我们可以体味

到那种经受住种种磨难的、矢志不渝的浓浓爱情，可以感受到血性儿女、拳拳赤子的爱国之心，可以激起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深深冥思。

凡历史可以知得失，念个人可以得启迪。愿我们能从董小宛的个人生活中加深对那段历史，那种浓情的深化。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也就不枉费我们的一番心血了。

第一章 佳丽现世,小宛投胎做艺妓

自古成名者似乎都要经受一番磨难方可苦尽甘来,小宛也没有成为这其中的意外。少年小宛投生艺妓世家,相貌文才、琴棋诗画样样叫绝,可谁又明白,她受了多少苦,受过了多少罪?但她又算是可幸者,她终于能熬到尽头,这才令后世风流佳人为此少撒了无数的眼泪。

- 一 小宛投世多劫难 (1)
- 二 艺海扬帆多变幻 (18)
- 三 费思量,隐身钓鱼巷 (32)
- 四 思前途,梦中相逢意中人 (49)

第二章 惊鸿乍现,昌么子倾情钓鱼巷

是珍珠,总有闪光的一天;是佳人,总会遇上才子。当小宛出现在冒辟疆视野中时,除了惊奇,还有惊诧。是造物主的如此安排吗?是他们前世的缘份吗?但注定的是他的眼光将被她牵引,走过很远很远。

- 一 媚香楼,留意冒辟疆 (61)
- 二 惊鸿现辟疆意倾钓鱼巷 (77)
- 三 述情由辟疆三访半塘 (92)
- 四 真相见醉语缠绵尽思量 (136)

第三章 阴差阳错,多情人命定多苦难

为了使有情人成眷属,他们注定要经受无尽的苦难。是上苍要考验他们吗?小宛与辟疆分手后,四处纠缠不断,飘荡遇险。经黄山、金山,终于遇见心上人,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 一 心忧国,辟疆当重任 (151)
- 二 佳人伤小宛,飘零起沉疾 (169)
- 三 携手同游,才子佳人惊回座 (181)
- 四 命运坎坷,颠沛流离避灾难 (189)

第四章 聚聚合合,才子佳人奔走忙

小宛与冒辟疆相聚,互诉离别哀情。他们彼此相许相伴终身。然距离仍是如此遥远,小宛尽享名士风流,终脱不掉恶运纠缠。众姐妹兄弟嫉恶好义,大义援助,才得才子佳人携手迈向风亭。

- 一 名士齐聚,盛宴款宛君 (221)
- 二 再遇险,宛君生死两茫茫 (233)
- 三 尽忠义众人相助宛君 (244)

第五章 苦尽甘来,宛君如皋传凤鸾

千淘万滤虽辛苦,历尽苦难终得甘。小宛历尽磨

难,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在如皋,她与冒辟疆喜结连理。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 一 流离尽,宛君如皋投冒府 (251)
- 二 喜庆来,宛君如皋结凤鸾 (261)

第六章 噩运来,宛君二次遭磨难

冒辟疆志在四方,留都党狱奔波忙。余下小宛独依依,伴孤枕,话凄凉。悲伤尽处,勿忘好伴终身,奔走辗转,磨难无法阻挡。喜苍天好生之德,保江南才女小宛平安,虽屡屡涉险,然终于历无数劫难,又挽得短暂安宁。

- 一 心忧国,辟疆奔波忙 (285)
- 二 遇故人,小宛心忧国事 (293)
- 三 计议长,惜梅终身托鲁王 (303)
- 四 交华运,宛君险化夷 (321)

第七章 千古流芳,宛君声名扬

出身青楼,人格高尚,文采相貌两相绝。宛君虽历尽磨难,几入虎口,但丝毫不改初衷,意志坚决。宛君痛斥洪承畴,面对多铎王爷的权势毫不妥协,自刎宫前,留下千古美名。

- 一 惊闻变,宛畴细说保遗孤 (337)
- 二 斥奸贼,小宛身陷囚笼 (356)
- 三 再蒙难,小宛喋血多铎府 (390)
- 四 霜天梅影,才子佳人成追忆 (404)

第一章 佳丽现世,小宛投胎做艺妓

自古成名者似乎都要经受一番磨难方可苦尽甘来,小宛也没有成为这其中的意外。少年小宛投生艺妓世家,相貌文才、琴棋诗画样样叫绝,可谁又明白,她受了多少苦,受过了多少罪?但她又算是可幸者,她终于能熬到尽头,这才令后世风流佳人为此少撒了无数的眼泪。

— 小宛投世多劫难

“此女出生青楼,就算一生清白,别人也要将她当作妓女看待呀!”

秦淮河在夜晚静静地流淌着,可这怎么也冲不走董旻的思绪。他坐在船头抚笛,可已经没人来听他吹笛了。此刻,陈大娘躺在舱中忍受着临盆前的痛楚和兴奋,两个养女在两侧用扇子驱赶着暑气和香料燃烧的微烟。只有大脚单妈忙进忙出,用七八丈红绸和一百二十支红烛将整条船搞得分外耀眼。

时近半夜,舱中传来婴儿的啼哭,董旻的笛声也在此刻嘎然而止。他像所有初为人父的男子一样急于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结果是个女孩,他盯着手边的一小碗酒看了看,说:“就叫小宛吧。”董小宛就这样来到人间。一颗名振秦淮的妖艳星辰就这样飘飞而下,降落到这个艺妓世家中。

而陈大娘觉得，怀中的女儿应是苏昆生的亲骨肉，她要把小宛送到苏昆生家抚养，与她共同分享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快乐。苏昆生本是秦淮河上著名的浪子，在花楼画船之间穿梭了二十年。四十多岁时，娶了一个十六岁的良家女子，隐居于自己的园中。陈大娘与苏昆生一直未绝情缘。

刚刚坐满月子的陈大娘抱着初生的女儿端坐轿中，她要去苏昆生家。

不多久，轿夫敲了敲轿窗，轻声说道：“大娘，艳月庄快到了。”陈大娘掀起布帘吩咐道：“走慢一点。”她趁着这短短一点路程，将自己重新梳妆一遍，扑了些粉，动作如此轻灵，动人。当董小宛学会走路时，做得最熟练也最逗人发笑的动作就是朝自己脸上扑粉。此时小宛睁大明净的双眼，看着母亲打扮自己。

当陈大娘抱着女儿走进艳月庄时，苏昆生的老婆苏氏正蹲在百叶窗台上糊着窗纸，她不时探头朝窗外张望，好像在聆听着外面的一些声音。这是一个静寂的中午，通过敞开的门扉，她看见陈大娘的身后，被竹叶筛漏的斑驳阳光在门前小溪的狭窄水面上像银币一样晃个不停，几只鸡在阳光下觅食。

“大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她手里端着一碗米浆，小心翼翼地窗台上转过身子，先伸一条腿踩稳凳子，然后整个身子跳到了地面。这时，苏昆生从后院抢进厅来，伸长双臂就去抱陈大娘怀中的女儿，嘴里直嚷着：“让我瞧瞧这宝贝女儿。”陈大娘心想：本来就是你的女儿嘛。苏氏一边在面盆里洗手，一边又觉得陈大娘有点怪，半老徐娘啦，还有点害羞，风尘女子就是这样可怜，苏氏不禁为自己的身世而自豪起来。

苏昆生抱着小宛仔细端详，瞧着那张婴儿的粉脸，心知必是一个美人胚子。陈大娘见他高兴，忙说道：“董旻就是没出息，叫他取个正经名字都懒得取，还得麻烦苏老爷子给小女取个像样

的名字呢。”

“好说，好说，这个容易。”

苏昆生瞧着董小宛，发觉越看越逗人喜欢，越看越玲珑可爱。忽然眉头一皱，叹了口气。苏氏正给陈大娘端茶，诧异地说着：“好端端的，叹什么气？你要死啦，青天白日的搞什么晦气？”

“唉，自古红颜多薄命啊。”苏昆生朝陈大娘摇摇头，仿佛想将自己脑中的念头抛掉似的，但这个念头却固执地涌向他的舌头，他终于向陈大娘无顾忌地说了出来：“此女出身青楼，就算一生清白，别人也要将她当做妓女看待啊！”

陈大娘听他一说，心中不禁一阵颤栗，立刻忧郁起来。她的颓丧情绪立即便感染周围的环境，房中也比先前阴暗了一些，门外那几只鸡正蹲在阴影中张惶四望，仿佛有什么莫测的命运正呈网状罩下来，房内一片沉寂，死一般地静，只有陈大娘喝茶的声响。

苏氏忙打趣地说：“做妓女有什么不好？老家伙，等你死了，我也去当妓女。”

苏昆生将小宛顺势交给苏氏，自己跌坐到椅中，默默地转动桌上的一只茶杯，半晌没说话。一只手将短须拈了又拈，陈大娘在旁边差点流下泪来。

苏昆生长叹了一口气，说道：“风尘女子最难得的是清白二字。我看她就叫董白如何？”陈大娘点头道：“甚好。不过，取个青字更好。”苏昆生沉思了良久，自言自语道：“我看就姓董名白字青莲吧，莲者，喻其出淤泥而不染也。如何？”

苏氏抚掌道：“太好啦。”

苏昆生见陈大娘也表示赞赏，也就算了结了一桩事情，端了茶杯，轻轻呷了一口。

时光如流水一般，转眼即逝，小宛已经有八岁了。变得聪明

伶俐而又逗人喜爱，董小宛三岁就能识文断字，对乐器更有天份，四岁时就学会吹她爹那支竹笛。有天晚上，苏昆生正在画舫舱中和陈大娘亲热，忽然听见船头有人吹笛。笛声如雾一般与秦淮河上的月色融为一体，悠扬、轻柔。苏昆生只当是董旻笛艺又有精进，推窗一看，不禁大奇，竟是四岁的小女孩坐在船头，鼓着腮帮吹得如痴如醉，便脱口赞道：“真奇女子也。”于是，董小宛就到艳月庄寄住，跟苏昆生学琴，一晃就是四年。

这天，苏昆生将小宛叫到跟前，她旁边站着苏昆生七岁的儿子苏僮，也是她的小师弟。苏昆生看着这对如亲姐弟般的徒弟，打心眼里觉得高兴。他今天受张燕筑之托，将去拜访张卯官和管五官。这几位都是乐藉高手，对乐器的研习俱有独特品味。苏昆生有意在同行高手面前让董小宛露露脸，顺便请几位高手指点一二，意在小宛的琴艺更加精进。所以叫来小宛和苏僮，吩咐她俩准备一下随自己一同外出。

当天晚上，在张燕筑家中，董小宛的聪慧深得几位乐藉高手的赞扬，都有意要将自己的绝学教给她。几位同行玩得高兴，欢饮通宵达旦，次日清晨全都卧床不起。

几位大人高卧不起，乐得董小宛和苏僮尽兴去玩。管五官的儿子管渔带着她俩去菜花中捕捉蝴蝶，儿童虽有贪玩的天性，却也会玩累。三人捉了几只蝴蝶，在树荫下扯下了翅膀和腿看蚂蚁搬运那肥大的躯干。

“哎——不好玩，我要回家。”董小宛边说边走，两条小辫像花茎一样跳来跳去。

管渔忙说：“小宛妹妹，你别走，我给你说一件秘密。”

董小宛果然好奇，便停下脚步。苏僮也好奇地凑上前来，顺便还将几只蚂蚁踩进泥中。

“什么秘密，快点说！”

“你们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管渔紧绷着脸,神情紧张,仿佛在泄露天机之前感到了将受到惩罚似的,脸色苍白。

苏僮摇摇头。

董小宛说:“我妈说我是从河上飘来的。有天早上,她在码头边洗衣服,看见一个木盆顺水漂来,里边坐着一个女孩,那就是我。她就把我抱回了家。”

管渔说:“放屁。是女人生的。”

董小宛也常听大人们说谁谁生孩子啦这类的话,这时也明白了几分。苏僮忙问道:“从哪儿生呢?”

管渔突然指着小宛的裤裆说:“从这儿。”说完之后转身就跑。董小宛惊慌失措,朝另一个方向跑,苏僮跟在后面边跑边喊:“姐姐,等等我!姐姐,等等我。”

一颗种子飘进董小宛年仅八岁的心房,它几乎剥夺了董小宛的全部的注意力和比较纤弱的智慧。小宛常常独自沉思,这自然之秘到底是什么呢?

三个月后的一天,苏昆生外出归来,一眼看见室内的棋盘上开着十几朵用棋子拼的梅花,微笑着摇摇头,说道:“女人本性。”便坐到椅子上,顺便拿起桌子上发黄的旧书。

正在楼上刺绣的苏氏听到楼下的声响,知道是丈夫归来,忙放下手上的活计,对着镜子理理云鬓,轻移金莲来到楼下,为苏昆生沏上一杯碧螺春茶,迎接丈夫的归来。

“小宛呢?”苏昆生点点头问,“怎么这段时间不太用功了?”

“刚才还在这里和儿子下棋呢,我去找找。”苏氏边说边朝后院走。而且顺便观察一下苏昆生是否有什么异样。她知道苏昆生每次外出都要去拈花惹草,她心中醋意甚浓,可是不敢发作,那颗愤怒的心早已膨胀不已。

苏氏来到后院,迎面吹来一股秋天的凉风,花园中的菊花原

本匍匐在地，此刻被风托住全站立而起，花盘冲着苏氏，像一群勃颈张羽的发怒的公鸡。凉风有些刺骨，苏氏瑟瑟如寒蝉，抬头正好瞅见天空有一行大雁飞过。

“天快冷了。”苏氏自言自语。她四下寻找，却看不到董小宛和苏僮的影子。两个小鬼，大白天会往那儿去呢？

就在此时，她听见柴门中隐略有人的轻笑声。苏氏知道那两个小人儿一定在柴房中，心下有气，也不像平时那样呼叫几声作罢，径直朝柴门走去。刚好一阵秋风狂吹过来，吹动地上的落叶，沙沙声淹没了她的脚步声。

她轻轻地来到柴门边，偷偷地向里张望，希望有所收获，两个小人儿还在嘻嘻地笑。她从破窗户朝里看，柴门中的情景使她顾不得爱惜自己的容颜而擦去蛛丝。只见董小宛跪在苏僮面前，苏僮则脱了裤子站立着，小宛正在仔细观察什么……

苏氏尖叫一声：“啊——”。院子另一端正在觅食的麻雀，吓得飞出去很远很远。

柴门打开，两个小人儿像两只受惊的兔子冲了出来，没命地跑，几步就飞过了高高的花圃。董小宛一脚踩空，狠狠摔了一跤，摔得满脸是血。爬起来，继续没命地跑。

苏昆生听得后院苏氏的尖叫声，一下跳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朝后院赶来，迎面与苏僮撞个正着，父子俩都撞得仰面朝天。苏昆生摔到地上的一刹那，看见穿着花衣的董小宛像一头梅花鹿从他眼前跑过，一阵脚步声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苏氏从后院气喘喘地追进来，一把逮住了刚爬起来的苏僮，并且朝苏昆生喊到：“快、快、快抓住那个小妖精。”

待苏昆生追出门来，哪里还有董小宛的影子。除了秋风之外，就是到处乱飞的落叶和几株枯藤老树，还有一头挺脏的花猪在小径上悠闲地散步。

他折身回到房里，看见苏氏正在鞭打儿子，儿子嚎啕大哭。“谁教你的？”她问。儿子泪汪汪地说：“是姐姐教的。”说完眼泪成串地流进嘴里。苏氏哭个不停，搅得苏昆生心中烦躁不安。

董小宛一口气跑出去十多里，沿途惹得七八只农家狗跟着追，直到累得精疲力尽才停下来。她不敢在大路边歇脚，便躲在一座孤坟后面，依旧惊魂未定，身上的血仿佛都凝固了似的，全身瑟瑟发抖。

秋风吹来，全身被汗水浸过的身子冰一般凉。冷得她缩成一团，牙关直响。

天快黑的时候，她爬过牛栏，在脏兮兮的干草上躺下来。她又累又饿又疲乏，不知不觉睡着了。她在梦中觉得满天星星都照耀着自己。

渐渐的，有十几颗星星向她围拢，星星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星星发出游丝般的热量，越来越热，其中一颗星星挨近她的脸，差点摸着了她的脸，差点抱住了她。她猛然惊醒，只见苏氏带着十几个人，正举着火把，围在四周，大有不抓住她不归之势。小宛心中不禁一阵颤栗，对苏昆生的不满情绪使苏氏抄起茶杯狠砸在小宛的肩上，然后抓起早就准备好的竹鞭没头没脑一阵抽打。她尽情发泄着心中的愤恨，鞭打着丈夫的不忠。

她越抽越过瘾，越抽越兴奋。

这时苏昆生有些过意不去，再怎么说明也有点对不起陈大娘，何况陈大娘也曾私下告诉他小宛是他的骨肉。他便上前来夺苏氏手中的竹鞭。苏氏却不依不饶，顺势就滚倒在地撒起野来，嘴里直嚷：

“我就是要打，打死这个婊子，打死这个妖精，打死这个不要脸的小妓女！”

苏昆生劝阻不得，只好一跺脚，将竹鞭摔在地上，转身背着

手气呼呼地走了，诅咒发誓不再管这些世俗的闲事，任苏氏胡做非为。

苏氏见苏昆生撒手不管，更是变得疯狂。一手抓起竹鞭，一手扯住董小宛的耳朵把她拖到后院中，鞭子雨点般打在她身上。

年幼的身体上鞭痕渗血、横七竖八。在冷风中她渐渐像一块乌铁，气息如丝。经过苏氏这一闹，忍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小宛开始了流浪生涯，她已经走完了可爱的童年。

陈大娘抱着董小宛离开艳月庄，她和苏昆生的情缘就此一刀两断了。一位轿夫脱了自己的衣服让她包住女儿，叹口气说道：“老天欺负苦命人。”轿夫们沉着脸，抬起轿子，像避瘟疫似的离开了艳月庄。轿中的陈大娘泪流满面。

董小宛躺在花舫中养伤，陈大娘熄了灯笼，下了挂帘，整日为女儿熬汤敷药，闲了就唉声叹气。幸得一个远地狎客献给一剂秘方，董小宛未留下一丝伤疤。

这年冬天，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雪花把房屋覆盖起来，一直埋到窗户底下，几乎把门都封住了。

秦淮河却不可能封冻。河上的画舫依旧热闹喧哗。即使生活的路冻了，通向妓女的路也不会封冻，总有歪斜的脚印要把路从冰雪中踏出来，这路就伸向秦淮河边。

董小宛推开后舱的格子窗，瞧着清澈的秦淮河。河上的船顶堆着厚厚的雪，船两边飘挂着鲜艳的窗帘，竟比平时多了几分冷媚。她想着自己的心事，便伸手去取暖炉边的笛子，轻轻放到唇边，吹出变了调的《梅花三弄》。

刚刚宿醉方醒的董旻听到女儿吹的曲子，忽然来了兴致，他要带女儿去看看梅花。

东坡的梅花开得正艳。

他牵着她走上岸。天气格外冷，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个不停。